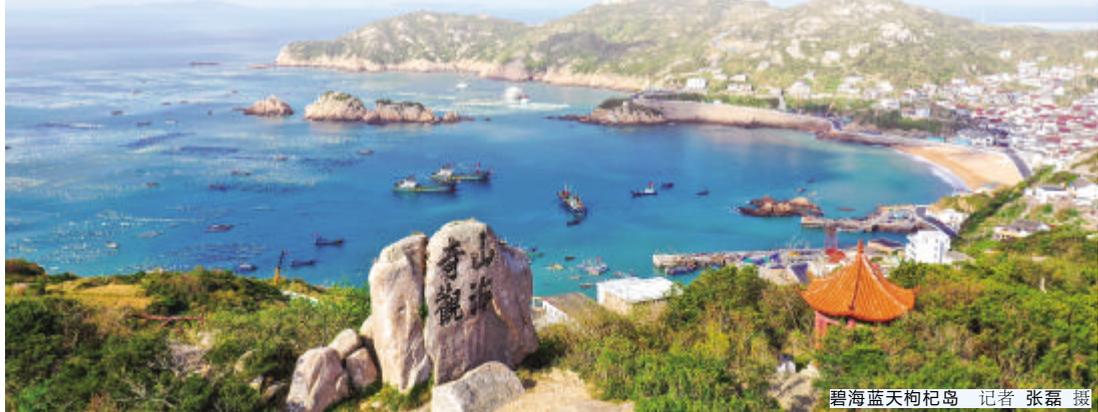


诗人食指在舟山的军旅岁月与诗歌印记

□吴明宗 马彩青

1971年初春,23岁的郭路生身着军装来到了被咸涩的海风裹挟着的舟山。当时,这位新兵还未启用日后震动文坛的笔名“食指”——那个以《相信未来》唤醒一代人灵魂、用《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凝固历史震颤的朦胧诗先驱,正要开启他那鲜为人知的军旅诗章。多年后,当文学史反复提到他知青时期的创作巅峰时,那些深藏于军旅岁月的诗性光芒,却如同退潮时遗落沙滩的贝壳,在时光深处静待重见天日。

舟山作家白马先生曾撰文梳理过食指的这段经历,他在《〈架设兵之歌〉——诗人食指与舟山》中不仅整理了食指在部队期间创作的部分军旅诗作,还深入剖析《吹向母亲身边的海风》与诗人的精神困境之间的联系。白马先生的文章视角新颖,我们将进一步探寻诗句背后封存的舟山印记,尝试解读那个特殊年代里个人命运与时代浪潮交织碰撞的点点滴滴。



碧海蓝天枸杞岛 记者 张磊 摄

列岛教育的曙光

——嵊泗初代师范学子的求学之旅
□王辉

1950年7月7日,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嵊泗列岛上空迎着海风高高飘扬,解放初期的海岛,一片百业待兴的景象。渔民子弟对知识的渴望与日俱增,日益炽热,教育事业的重建更是迫在眉睫。到1952年,全县学校数量增至32所,在校小学生人数更是激增至2289人,较上一年增长近两倍,创下历史新高。

然而,在学生数量的迅猛增长,带来了一个棘手的难题——师资极度匮乏。当时在嵊泗执教的教师大多来自外地,不仅人数少,而且流动性极大,难以保障稳定的教学秩序。因此,培养一支扎根嵊泗本土的师资队伍,成为当务之急。

那时候,嵊泗县属江苏省苏南行署松江专区管辖。嵊泗县文教科向松江专区教育科汇报了培养本土教育人才的构想,得到了松江专区教育科负责同志的肯定与大力支持,他们承诺,只要嵊泗有需求,苏南松江师范学校可以为嵊泗培养本土教师。

于是,在1952年的秋天,嵊泗县文教科通过考试,从当年的小学毕业生以及具有同等学历的社会青年中,精心选拔出50人,保送至松江师范学校深造。苏南松江师范学校是一所普通中等师范学校,却专门为嵊泗县开设了独一无二的初师班。

这50名赴松江师范学校求学的嵊泗学子中,有34名男生、16名女生,年龄参差不齐,最大的23岁,最小的只有14岁。9月30日晚,他们统一乘坐嵊泗英雄6号指导船前往上海,再于上海北站换乘火车抵达松江。

松江师范学校规模宏大,有师范部、高中部、初中部,还有专为嵊泗县开设的初师部,全校学生1000余人。学校条件十分优越,教室宽敞明亮,操场平坦开阔,还配备了阅览室、美术室、音乐室、篮球场等完善设施。

这批来自海岛的学子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们尊敬师长,严守纪律,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同学之间互帮互助,相处融洽,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集体活动与劳动。他们不仅在学业上成绩优异,而且在学校体育运动会以及各类活动和比赛中,也总是脱颖而出,屡屡斩获佳绩。

嵊泗学子凭借海岛人特有的勤恳勤奋与淳朴善良,深受学校领导及教师们的赞誉。校长姜有方对嵊泗学生尤为喜爱。一天清晨,全校师生在大操场上集体出操的时候,姜校长特意让嵊泗班学生单独出列进行队列操练,并当众表扬道:“大家看看,这群穿黑衣的初师班学生,队列最整齐,精神最饱满,大家都要向他们学习!”

在学校领导和老师们的悉心关怀与教导下,初师班的嵊泗学子茁壮成长。他们在课堂里孜孜不倦汲取知识,在操场上尽情挥洒汗水,在音乐室里奏响欢乐旋律,在劳动中展现青春活力。他们还前往松江方塔、佘山天文台等地参观考察,留下了探索求知的足迹。此外,他们与在朝鲜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志愿军战士开展一对一结对活动,双方通过书信相互鼓励、还互赠纪念品。

1953年6月,苏南行署区、苏北行署区和南京市合并,重新组建江苏省,原本隶属于江苏省松江专区的嵊泗县被划归浙江省。于是,嵊泗县政府将就读于松江师范的50名学生,转送至浙江省海宁初级师范学校继续学业。

海宁师范坐落于海宁县长安镇,学校规模小,设施极为简陋。校舍是解放前当地绅商的旧宅,校门前流淌着一条小河,几间厢房里挤着全校四个班级的学生。虽然学习条件相差巨大,但这50名海岛学生毫无怨言,他们沉下心来,聚精会神地听课,如饥似渴地学习,以严明的纪律和优良的学风,努力完成学业。

1954年秋季,由于地方精简机构,海宁师范被撤并。在海宁师范就读的50名嵊泗学生,如同迁徙的候鸟,再次西迁至浙江省德清初级师范学校。三年求学时光,辗转三所学校,这群海岛青少年在频繁变迁中,锻炼出了极强的适应能力,用渔家子弟的智慧,攻克求学道路上的一道道难关。他们延续勤学传统,每日清晨于寝室朗读,晚饭后又自觉返回教室自习。他们还组建了“海潮”队、奥列克队等兴趣小组,在全校各种比赛中,以顽强的拼搏精神,屡创佳绩。

1955年夏天,这批海岛学子在回到家乡经历两个月的实习后,最终有49人顺利毕业(1人在学习期间因患重病去世),成为嵊泗县首批本土师范生。他们秉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信念,奔赴嵊泗绿华的东绿华岛、嵊山的后头湾村、枸杞的乌沙壁、金平的黄泥坎、大洋的薄刀嘴等偏远角落,辛勤耕耘,开启了嵊泗小岛屿教育的新篇章。

在这批师范生中,有42人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海岛教育事业,他们扎根小岛,以校为家,爱生如子,为嵊泗小学教育无怨无悔,倾尽心血,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赢得了当地群众的尊敬和赞誉。他们的经历,不仅见证了新中国第一代“海岛园丁”艰辛而光荣的历程,更为嵊泗县教育事业的发展,树立了不朽的精神丰碑。

红星初照 从杏花村到东海前哨

食指是山东鱼台人,生于朝城,后来在北京生活成长。1968年那个冬天,他与21名北京知青为伴到山西的杏花村插队。因此,从生活轨迹来看,食指在到舟山前其实没有太多机会接触过大海。有意思的是,他却在诗歌中早早透露了对海洋的向往。在写于1965到1968年的《海洋三部曲》中,食指开篇就写道:“**喧嚣的波浪/深沉的海洋/引我热烈追求/使我殷切向往。**”这番对海洋的告白有其心理基础,在食指看来,海洋除了有勇敢的性格与开朗的气质,还有那广阔的胸膛和巨大力量,而这些都是他所缺少因而羡慕的。尽管此时食指更多是将大海作为表达个人理想主义精神的象征性载体,但向往是行动的开始,这种藏在心底的渴望在一定

程度上成为了他日后决定到东海之滨服役的重要动力。

食指在杏花村待了近两年,据当年同行的知青回忆,大家当时最喜欢的活动之一,就是听食指朗诵自己写的诗,多年后同伴依然能清晰记得他那独特而深情的朗诵方式。1970年12月,食指回到老家山东济宁报名参军。结合其个人意愿,当年那个一心向往海洋的年轻人被分配到了作为东海前哨的浙江舟山群岛服役。次年,食指到驻地报到。初登海岛,怀揣着既紧张又期待的心情,诗人通过自己最熟悉的诗歌创作来记录澎湃的心潮,于是他写下了到舟山后的第一首诗《新兵》。在这首诞生于军营的诗作中,年轻的诗人用质朴而炽热的笔触描

绘军旅图景:军帽上的五角星既映照照着战士的飒爽英姿,又像指引方向的灯塔;迎风招展的军旗掠过青翠山峦,既勾勒出群岛层叠的天然屏障,又让人联想到革命年代“旌旗十万”的豪迈气魄。当晨光中的山脊线与战士额顶的星光交相辉映,列岛的山峰仿佛化作长城的垛口,每个战士都成为这座精神长城的基石。从而,诗人仰望在山海间猎猎飘扬的旗帜,瞬时,山与海的屏障已不仅是铜墙铁壁般的国防线,更是战士们代际传承的革命信念。这种将个人从军经历融入集体记忆的创作,既展现食指作为年轻士兵对战略要地的敏锐感知,也流淌着那个年代特有的理想主义情怀。

钢钎作笔 兵营里的诗歌淬炼

入伍后,食指因为文化底子扎实,又能写会算,很快在同批新兵中脱颖而出。连队干部发现这个年轻人不仅能写一手好材料,还擅长分析时局,于是决定让他担任文书。身为文书,食指除了要处理各类文件、协调全单位的大小事务外,还得定期帮指导员整理国内外形势报告。正是在这些工作中,食指对越南战争有了更深的了解。望着地图上蜿蜒的澜沧江与湄公河,他胸中激荡的情怀最终化作笔下的诗行,以该战争为背景的《澜沧江,湄公河》就这样在军营的灯下诞生。在这首诗中,诗人先以澜沧江的惊涛拍岸带出战场氛围,当黑云压城暴雨倾盆时,这种压迫反而让江河的怒吼更加震撼,以此展现越挫越勇的信念。此外,诗中几个动态画面尤为传神,比如以“浪花跃起扑毒蛾”比喻抗美援朝如闪电般清剿敌人,而“河底开阔沉敌舰”则让人仿佛看见敌舰沉没的刹那。尤为巧妙的是,诗人将作为上游的澜沧江与下游的湄公河比作一条藤蔓,沿河各国

命运则如同这条藤上结出的果实,既体现各国军民共享战斗成果,更暗含被压迫者跨越国界的心声相通。

在关注国际局势的同时,身在通信兵队伍中的食指也把创作目光投向了身边那些顶着烈日攀爬杆架线、冒着暴雨抢修设备的战士,战友们逐渐成了他观察和描写的重点。在代表作《架设兵之歌》中,食指以细腻入微的笔触勾勒架设兵的工作图景:既有“挥手丈量高山险峰”的真实场景白描,更通过精准的心理刻画将战士们“抬脚跨越重重难”的精神风貌跃然纸上。诗中,食指还总结出支撑战士们的三种力量:对国家的忠诚信仰、面对危险的过人勇气和钢铁般的意志。这一切他则通过战士们在隆冬里不惧寒冷“只身闯入风雪的天幕”,以及在酷暑中任由汗水“随风飘散/洒遍青山”,将抽象的精神力量加以具象化。在诗歌的后半段,食指则尝试加入舟山地域特色。通过电影镜头般的语言描述,食指首先聚焦于辛勤工作中的架

设兵,从而引导人们看见在那钢铁般的肩膀后头,靠着的是如朝霞般紧紧地偎在红太阳身边的海岛。进而,顺着架设兵伸开的臂膀,镜头逐渐拉近,人们看到的则是沐浴在温暖的红太阳的光辉底下为祖国前沿的舟山群岛。从局部到全景,架设兵与舟山之间的联系越发清晰,而在此番情景中食指最后写架设兵“**濯足江河/振衣山巅/披荆斩棘/如枪刺刀尖**”。怀着这般豪情壮志,架设兵“**走过丰收的麦田/走过欢腾的港湾/走在革命化的大道上/走在亿万人民中间**”。借由架设兵走过的道路,食指力图向人们展示舟山作为鱼米之乡,农业和渔业皆欣欣向荣的景象。而从具体的麦田、港湾到更具象征性的革命化的大道与亿万人民中间,食指也点出了架设兵作为军人的神圣使命,那便是一名架设兵需时刻牢记革命精神,心系人民群众,如此才能为国家社会之发展提供厚实保障,而这应该也是诗人当时的自我期许。

海风家书 战士诗人的柔情与家国

食指曾表示入伍是他人生中很重要的时光,因为部队生活使他对诸多事物的思考产生变化。最明显的是,食指思想和身体获得了较大的锻炼,这对他写作诗歌有一定的帮助。此外,食指在这段时间内还结识了同在舟山的诗人陈山,并在阅读其诗集《擂鼓集》后备受启发,从而在日后创作了《刺刀篇》《壮志篇》《红旗渠组歌》及《海礁赋》等诗歌作品。

不过,尽管军旅生涯重塑了食指的精神世界,但其中有一根情感之弦始终贯穿,那便是对母亲的思念。早些年,在离开北京赴山西杏花村插队时,食指就曾在《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中化用《游子吟》的意象,以“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我的心胸”这般极具象征性的诗句,刻画母子离别的锥心之痛。而当身

处更遥远的舟山成为架设兵时,他则通过《吹向母亲身边的海风》将思念寄托于海风,期盼传递游子讯息。与此前不同的是,此刻身着军装的海防战士在诗中更着重展现了保家卫国的自豪与荣光。换言之,如果说《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是游子离乡时的个体阵痛,那么《吹向母亲身边的海风》则是战士的集体宣言,军装赋予的身份转变,使私密情感升华为家国同构的宏大叙事。

事实上,这首诗开篇便呈现出与《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截然不同的情感基调。开篇用“心爱的礼品”引出叙事,揭示了这里没有离别的伤感,只有跨越山海的情感传递。诗中的“海风”仿佛一位信使,在战士与母亲之间传递思念。当读到“海上白云”和“海水一捧”这两个画面时,我们一方面能感

受到诗人在海岛上军旅生活的真实场景:有乌云密布的暴风雨时刻,也有晴空下千帆竞发的壮阔景象;另一方面也能理解战士们肩负的双重使命:既要守护海洋资源,也要捍卫祖国疆域完整。此外,全诗结构精巧如圆环,从开头请求海风“停一停”的温柔,到结尾催促信使“去吧”的坚定,配合“**推开了千山的大门/打开了万家的窗棂**”这样充满生活气息的意象,完整展现了青年从普通百姓成长为钢铁战士的过程。特别动人的是诗人在诗句中赋予“母亲”这个词的双重含义:既是战士牵挂的生身母亲,更是他们誓死守护的祖国母亲。当个人思念与军人誓言最终交融,那带着咸味的海风就成了永恒的精神纽带,见证着边防战士要让每滴水都清澈透亮的赤诚初心。

潮起潮落 诗魂不灭的东海记忆

《吹向母亲身边的海风》完成于1972年12月。那一年食指的变化让人吃惊,原本开朗积极的青年突然变得沉默寡言,但奇怪的是,他的这首诗却饱含着浓烈的情感,和他当时的精神状态形成巨大反差。该年年底,弟弟郭新生曾前往部队探望食指,发现他郁郁寡欢,情绪不稳定。最终,1973年食

指因为精神状态不佳不得不退伍,结束了自己的军旅生涯。

综观食指在舟山留下的诗歌作品,虽然数量并不多,却始终能作为一名架设兵的视角,向外辐射出舟山以国防为一大特征的人文精神以及独特的海岛自然景观,其《架设兵之歌》更因深刻描写架设兵

这一群体而在历来的军旅诗中别具一格。就此而言,这些诗歌可谓是人们认识舟山当代发展的重要历史文献,同时也为读者勾勒了诗人食指在东海之滨那段鲜为人知的军旅创作岁月。

作者单位:浙江海洋大学